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指稱、指稱之言詞行為與言述之結構語意學(二)

Reference, Speech Act of Referring, and
Structural Semantics of Discourse (II)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 89-2411-H-002-025

執行期間：88年8月1日至89年7月31日

計畫主持人：洪成完

執行單位：國立台灣大學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十月十二日

一、 中文摘要

本專題計畫之研究對象是指稱 (Reference) 及指稱行為 (Referring) 在溝通活動及「由資訊轉換為意義」之過程中，指稱 (以及 sense) 之重要角色。第一節，指出 G. Frege 未觸及的問題；第二節探討 P. Grice 提出的合作原理與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並附錄有關這類 implicature 的言述邏輯之一小系統；第三節回顧 P. Grice 之意義研究方案〔以心理詞項 (如 Intention) 解釋 utter's meaning 進而解釋 linguistic meaning 這種研究方案〕，並指出其困難所在。第四節，論溝通活動中「資訊之轉化成意義」及「意義之產生與解釋」之主要過程。筆者認為 P. Grice 之分析只停留在語意—語用層次，未能深刻觸及社會性的溝通性行動及策略性行動——我們點出 Habermas 之分析之重點，並認為 Habermas 之分析比 P. Grice 的分析更深入，兼顧「客觀世界」、「我的世界」、「我們的世界」內的意義活動。藉此，陳示一般溝通活動中，意義之產生與解釋這二者之主要過程。

關鍵詞：指稱 (Reference)，指稱行為 (Referring)，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Truth，溝通 (Communication)。

英文摘要

This study program the important rôle of Reference (and sense) and Referring in human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 and in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ing information into meaning’. In section 1, we indicate the problems left by G. Frege; in section 2, we investigate some relationships between Grice’s well-known cooperative principle and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 a system of discourse logic is appended; Section 3, a reflection on Grice’s *program of meaning* (i.e. explicate utterer’s meaning in terms of psychological terms such as *intention*, and the explicate linguistic meaning), we indicate some of the difficulties of this program. In section 4, We discuss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formation into meaning’, and Process of the Produc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meaning. Here, the author found J. Habermas’ contribution is more concrete and effective than Grice’s, because Grice’s analysis state at the linguistic level only (i.e. at the semantico-pragmatic level only). Habermas’s insight encompass ‘objective world’, ‘my world’, and ‘our world’, and enrich the sense-making activities. Habermas insight suggests me formulating the process of meaning product and meaning interpretation in general communicative action.

Key term: Reference, Referring,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s, Truth, Communication.

二、緣由與目的

人類溝通活動之部分基礎是在語言之使用與意義之創造和用法。溝通活動涉及人類之言詞行為 (speech acts) 與言述瞭解 (discourse understanding)。溝通理論之核心問題如下列所述

- (1) 意義 (meaning) 之問題：意義是什麼？是否有「意義」之單一概念可適用於所有種類的語言表式 (由字至片語，至語句)？如同於自然語言內實現的「意義」概念可刻劃資訊與溝通？
- (2) 組構性 (複合性, compositionality) 之問題：一個複雜表式之意義如何由其構成成分與其語法安排 (語法結構) 而組構此整個表式之意義？
- (3) 間接性 (indirectness) 之問題：在一語言內說出 (言說) 一個語句，如何傳達比此語句所含的字／詞項之字面意義，更多的其他意義？
- (4) 行動 (action) 之問題：說出 (言說) 一個語句，如何可藉此表現／實踐，說 (say) 這一動作之外的行動？
- (5) 言述複合性 (discourse compositionality) 之問題：一相關聯的言述之解釋 (或經解釋後) 如何能表達出比其構成語言之意義之總和還多？
- (6) 溝通 (communication) 之問題：溝通是什麼？以自然語言為工具的溝通如何與非語言溝通相關？語言溝通如何關聯到被言說／說出的語言表式之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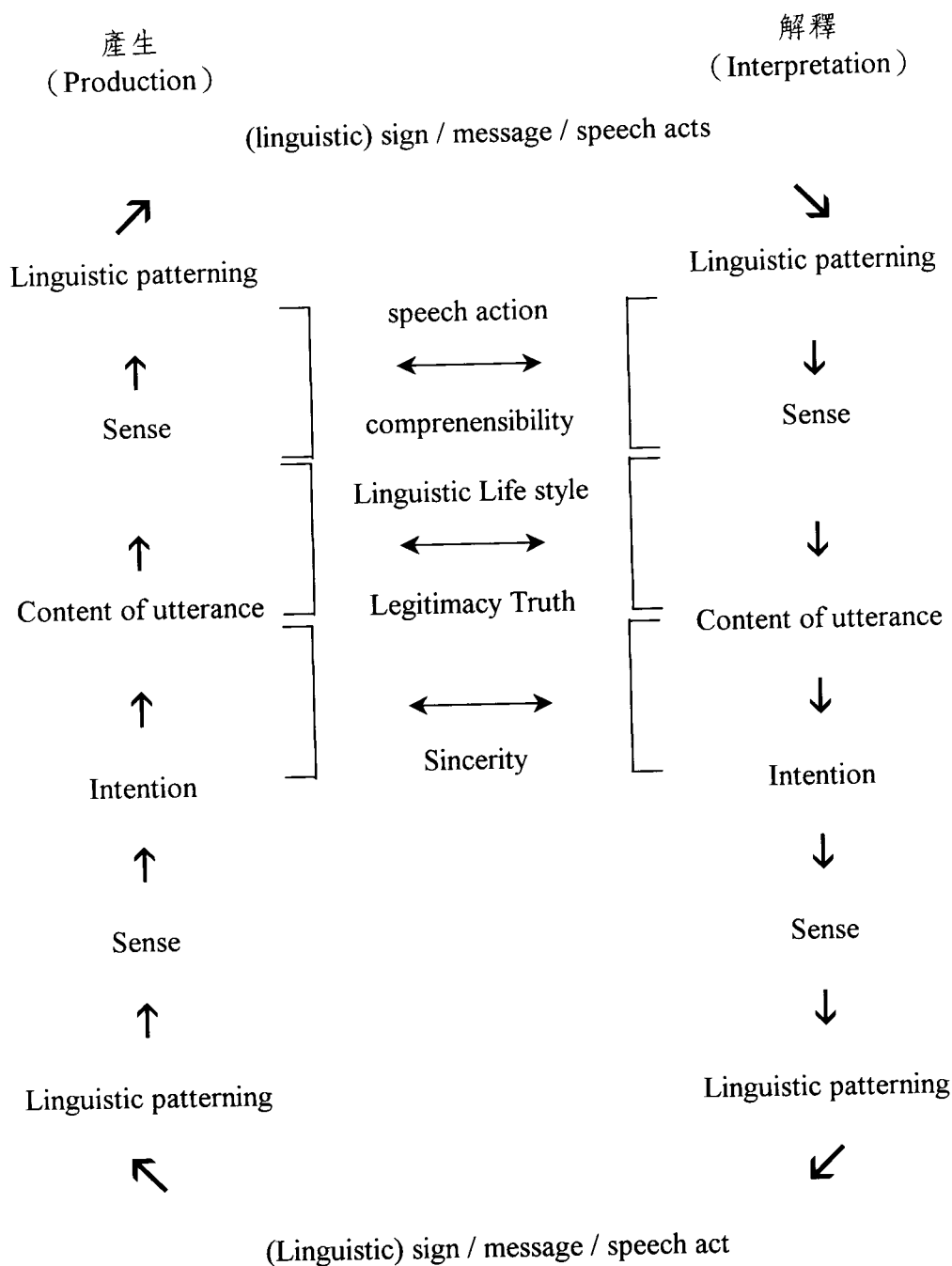
對上述諸問題之研究，有多種切入法。許多語言理論注重前二個問題(1),(2)，藉描述語法結構與先行詞 (anaphora) 之約制，以及可用於導出或至少限制個別言說 (utterance) 之字面意義。言詞行為之理論專注於問題(2)與問題(5)，試圖刻劃有某一特徵而在各種情況下可運用的言詞行為之種類 (類型)，並藉此種刻劃製訂言詞行為的合法序列。但對於簡單的對話，未必解釋清楚。

任何能要解說溝通與言述的理論必須面對上述六個問題，並試予解答。要這樣做更不得不強調意向 (intention) 之論題。

意向 (Intention) 在溝通之重要性及其研究，是由 Grice 開其端，他在 1957-1978 年先後提出 *non-natural meaning* 之理論與 *implicature* 之理論。但至目前為止，尚未有令人滿意的「意向在溝通之角色」理論。解說意向對 *linguistic meaning* 與 *non-linguistic meaning* 如何有貢獻，在造一言說時一言說者／講話者如何能滿足一些意向等等，這些疑問尚未有完全可同意的可接受的解答。

本研究「探討的主題涉及(1),(2),(6)之部分，但對(1),(2),(6)這些問題提供部分解答」，並指出(1),(2),(6)困難之所在。

重要結果：為了顯示 Reference (及 Sense) 在溝通活動內之重大角色，顯示「意義」之重要層次，意義之產生與解釋之一般過程圖示如下：



本研究報所涉及的哲學解析及專技 (technique)，經詳細鋪陳後已超過 150 頁，在此只提供綱要結果。